

## 第四回 趙如子苦留意再題勾引句 司空約不放心二訪列眉村

三番四覆明勾引，神交題盡風流蘊。消息倩東風，知音耳早聰。

尋蹤重再訪，姓字並無誑，顛倒小蓬萊，春光梅已開。

右調《菩薩蠻》

話說司空約親到列眉村尋訪趙白不遇，回到家中，沒頭沒腦，又不好回復父親，欲要丟開，又因起課的說後來大好，又不敢放下，每日思思算算，甚費躊躇，且按下不題。卻說趙如子自在司空學士家辭出，因他求婚，便要脫身回去。只因又見司空約的《求美》詩，又風流，又有深情，屬意其人，故悄悄的和了一首，透個消息，使他好來尋訪。又打聽得他處州本鄉本土，沒有絕色，又慕西子湖之名，故托名遊學，竟到西湖上去尋訪。恐和詩中這個消息，一時不得到他眼耳中，「倘他湖上別諧了配偶，則我和詩這番情況，豈不虛費。且我回家株守空山，毫無用處，且西湖天下名勝，既要在詩文中弄風雅，則西湖咫尺，安可不到。借此訪他，也到西湖中去一遊，不但觀覽風景，倘能遇巧，再透一個消息與他，也是一件快事。」算計定了，遂僱了一隻小舡而去。

不數日，到了杭州，就在西湖上租了一間小小的寓處住下。也不訪僧，也不交友，每日只是獨往獨來，流覽那山水之勝。只見寶馬香車，三竺六橋的遊人不絕；彩舟畫舫，裡湖外湖內的吹鼓不休。人千人萬，怎能知司空約在於何處，這個消息卻怎生傳遞。想來想去，這想出個眾中傳信的算計來，故題兩首挑逗之詩；一首七言絕句，寫在冷泉亭壁上，一首七言詩，寫在斷橋的大酒樓上。看不出滋味的，不過徒讀一番罷了，若遇著有心之人，觸發其中痛癢，便自然關情。要窮源究本。初題詩甚以為計，過了幾日，又不知司空約看見與不青見，未免又費躊躇。然而無可奈何。又因心愛《求美》之詩，注意在司空約身上，無心復去他求，料難久住，也就買舟回去。

回到處州郡城，恐怕撞見司空家人，遂不敢入城，竟在城外轉了回身。看看到列眉村口，便遠遠住下。到次日絕早，先打發老家人並僕婦先拿了行李回家，自己卻以為女兒在家，無人認得，故仍是男裝，候天微有亮影，便從村口走了入來。不期才走到小庵前，早看見庵壁上有人寫了龍蛇飛舞的十數行半真半草的大字在上面，心下暗驚道：「此村壁如何得有文人字跡？」忙走近前一看，方知是兩首詩，前一首是七言絕句，後一首是七言律詩。大驚，以為奇事。急急看是何人所題，卻又正是司空約名姓，吃了一驚不小。因想道：「如何反在此題詩？」驚疑不定，只得細細看詩。看完了詩，參詳詩意，方知司空約兩首消息懼已傳到，故來追求尋訪。恰又不遇，因而題詩致意。趙如子看得分明，不禁滿心歡喜。因又看一遍，默默將詩記了，不敢久留，遂忙忙走回家去。卻喜山野僻靜，竟無人看見。

既到家，眾家人婦女來見。略問問家事，便先開了書樓，走到上面，取筆硯將二詩錄出，再細細玩味。因解說道：「說『情絲百丈長』與『無端指引』，是指西湖上二詩而言也。他說『啞口周旋』，是感激我暗暗題詩也。其餘『桃花流水』與『明暗真假』、『哄人』諸句，方是不遇而少致其怨。我前一見他《求美》詩做得纏綿親切，便知他是一個有心多情之人。今見了我湖上二詩，便急急來尋訪；尋訪不見，便再三致怨；又恐我是試他不堅，復自表其誠。若非多情，若非有心，焉能及此。且所題之詩，細密如蠶吐之絲，清新如澄江之練，而筆香墨彩，字字可人，愈令人放他不下。但可惜男女嫌疑，難於會面，斧柯隔絕，無計關通，卻如何區處？」又想道：「他到此尋訪了一遍。見無蹤影，自看得從前許多指點，俱屬荒唐矣，豈不將他一片熱腸都弄冷了。為今之計，除非借他試驗之言，再通一個消息與他方妙。」又想道：「若要通他消息，不須另生枝葉，只須將他題壁二詩，再和個分明，他便不復生疑了。」算計定了，便先和他絕句道：

雖說山長水又長。如何寸寸論春光。

桃花流水依然在，尋著源頭自吐香。

又和律詩道：

才美雖然交有神，其中滋味半甘辛。

花心深隱休尋錯，柳眼低垂要認真。

但願心中知有我，不須牙冷笑無人。

河洲何事桃夭美，全賴東風吹拂頻。

趙如子和完，棉箋寫出，啟落款是「列眉村趙白奉和司空默愛兄過訪不遇有感之作」。因想道：「詩已和了，寫已寫了，但怎生能夠到他眼中？」若要又改裝自到郡城去尋門路，只覺得太自輕了；欲要托人寄去，卻又並無一個往來之人。欲要叫老家人送去，又恐怕露了形跡，被人跟尋將來，窺見底裡；欲要借名投了進去且就走開，只覺躲躲藏藏，不甚公器，尋思了半響，忽然有悟道：「我有主意了。只須叫老家人送到前番寓的觀音庵裡，只推說不認得的司空學士家裡，轉將寺僧送去，便來去任情，兩不相礙矣。」算計停當，因將和詩用封筒封好，上面寫著：「送上司空大相公開拆」，又注著：「台字默愛」。又吩咐了家人：「這書可交與庵僧收了，你即悄悄走了回來，不可又被人看見。」老家人領命而去。

到了郡城，此時是五月天氣，日子漸長，到了觀音庵，天還不晚。恰恰遇著廟僧，就取出封筒來，遞與庵僧，因說道：「我家相公向日在此打攪，今有一封書兒，要送與司空老爺家大相公，因我認不得他府上住在那裡，欲求老師父著人巷我轉送送去。明日我家相公來總謝罷。」庵僧接了書道：「不打緊，明早就替你送去。你相公幾時來？天將晚了，你就在這裡住了罷。」老家人道：「相公也要就來，我還有事要出城。」遂忙忙辭了出來，別處去宿了，正是：

明人做暗事，半露半遮藏。

若問能何在，機關是作忙。

到了次日，庵僧受了趙家人之托，不敢怠慢，因自己將書送到司空學士家裡，交付與管門的家人，道：「這是列眉村趙相公著人送來與大相公的，因他認不得府上，故轉托我送來。大叔可收明了交入去，不要差池。」管門人接了道：「知道了，老師父請回罷。」庵僧自去。管門看得平常，只等大相公起來，吃過飯，方才交了入去。



司空約初接了，也不知是那裏來的，及拆開細看，方知是趙白和題牆的二詩，早滿心歡心。再細細看詩，見詩「休尋錯」、「要認真」等句，皆是責備他尋訪得不仔細之意，愈加歡喜道：「如此看起來，果是我尋訪得不仔細。既是列眉村沒有個趙白，則此三詩，卻是誰人和的？若說這趙白不住在列眉村，為何列眉村口牆壁的詩，他就看見？細細想來，還是我前日粗心浮氣，訪得不詳細，鄉下人耳目粗淺，識人不廣，故致我虛往返了一番，轉受人之譏諷。倘或再往，又是如此，卻將如何？」因想起道：「他送書來，畢竟有人，細問其人，自然知道。」因叫管門的家人進來問道：「這趙相公送書來的人今在何處？」管門人回道：「這趙相公送書人不曾來，是觀音庵和尚代他送來的。」司空約道：「既是庵僧送來，你可去問他庵僧，趙相公的管家還在麼？如在，可同他來，我有話問他。」管家人領命，忙忙去問了來回復道：「趙相公的管家因不要領回書，故投過書就回去了。」司空約聽了。甚是懊悔，道：「他既有人來，就該問他個詳細。豈不為妙，偏偏不巧，又放他去了。明日去尋訪，未免又要費力。」因又想到：「這趙白前日突然去了，父親曾命我訪消息，打聽著落，因尋訪不著，故不曾復得父親之命。今他既送此二詩來，雖還未見其人，然二詩俱在，便是消息，便是著落，豈可不通知父親。」因拿了二詩，自走到後廳來，尋見父親說道：「前日父親曾吩咐孩兒想趙白無端而去，故孩兒一時也想不出，因問明了列眉村即是趙家坳，孩兒來到列眉村去尋訪趙白。再三尋訪，只是不見。一時心不細，因題了一絕一律於村口壁上，以致懷疑焉有之意。不想這列眉村中原有個趙白，見了孩兒二詩，甚是不悅，故和二詩，叫人送來與孩兒，深怪孩兒訪之不細。」一面說，一面就將二和詩奉上父親，道：「請看便知。」司空學士接了一看，不勝大喜道：「此果然是趙生之詩。其人既果在列眉村，則來去不為虛妄矣。」司空約道：「他去來雖不為虛妄，然兒雖通聲氣，卻實實未見其人，意欲明日再去一見。倘前言不爽，將妹妹的婚姻再申定一番，豈不更妙。」司空學士道：「我前要你推測者，恐他指東划西，其言不足憑耳。今列眉村與趙白其人其地俱實，則『金榜標名』與『花燭生春』一詩，亦已盟之久矣，何須再訂，再訂反覺多事。況今秋鄉試在邇，莫若讓他與你鄉試過，看中與不中，再作道理。若只管去瑣瑣，未免有傷女家之體。」司空約聽了道：「父親所教甚是，且放下再處。」遂退了出來。又暗想道：「父親所論已定者，乃趙白與妹子婚姻也。著是趙如子和我《求美》之詩，許我『西子如今別有村』，至於西湖上小月老指我小蓬萊之路，分明又是我的一段婚姻，卻才現得一影，尚不知形在何處，若不急去訪，豈不失之千里。就是趙白兩首和詩譏刺我訪求不細心，亦無非還要我去重訪耳。測其要我去重訪之心，未必正圖一識其面，一敘寒溫耳，定然有美玉蘊於櫝中，要人識取耳。我若茫茫漠漠，不知領會，豈下辜負了他三番四復之深意。其人若只尋常，也還罷了，倘是個絕色佳人，豈不自誤。莫若瞞著父親，還去一訪，看個有無好醜，也好放心。」主意定了，遂推托有別事，又悄悄到列眉村來尋訪消息。正是：

有消息不須尋，消息全無怎放心。

不放心尋消息在，放心消息竟沉沉。

趙如子得了老人家送去詩的回信，以為二詩到了司空約那邊，定來重訪。要仍與他一個不見面？不獨要將他重來尋訪之興掃盡，竟要連後面婚姻之路俱阻塞斷了，則從前兩番和詩，俱屬無用，若真真與他歡然接見，將前後事一一說明，又恐怕太容易了，使人看得等閒，後來做事，便不欽敬，便不猛勇。只打點取個巧，微露半面，以為龍首，使他窺見，驚驚喜喜，信以為真，卻深藏半面以為龍之尾，使他不得見，猜猜疑疑，留以結婚姻之大案，則從前指點，足令人生感，向後功名，又不敢不勉矣。這些機關，皆是趙如子平時打點在胸中，今日正當其時，只得要用。卻又喜得他恰又有一個寡居伯母王氏，又沒有兒子，雖有些田產，因所用不多，竟不料理耕種，所收甚薄。與如子卻是親房，過從甚好，一月之中，到有大半月住住如子家裡。見如子長成，日日為他親事著急。如子因將這段婚姻之事，俱細細對他說了，要他作個引頭。又喜得他恰住入村來的大路上，正好招邀。這伯母王氏，一一俱問明白了，便回家去，日日坐在門前守候，只候了七八日。

這日將晚，方看見一位少年官人，生得風流俊秀，穿著一身紗衣，騎著一匹駿馬，從村口入來。後面跟著一個老人家、一個小童子，又一健僕挑著行李。王氏看見，知是那一竅，便故意現身走到街中使他看見。此時是五月二十日，家家耘種甚忙，又天氣初熱，路上行人甚少。司空約進得村來，便勒馬叫家人去尋舊寓的主人。恰恰的舊主人夫妻都下田去了，門是鎖的，家人見了，只得向前另尋人家。遠遠看見有一婦人立在街中，因忙走上前向著那婦人道：「我家相公有事到此，因天晚了，要借你家暫住一夜，明日重謝，何如？」那婦人故意看了一看道：「我家又不是飯店，如何下客？但看你相公是個貴人，不妨得，請在老身家下停住。」即則家人將行李搬進來，那婦人連忙將茶送上。吃畢，司空約即問道：「你此處有個趙白相公，可認得麼？」趙媽媽道：「既有其人，如何認不得？」司空約道：「既是認得，為何我前次來，村頭村尾都問遍了，也無一人知道？」趙媽媽道：「這不知，定有個緣故。你且說來，待我老身與你認認看看。」司空約道：「這個人姓趙名白，表字非玉，年紀才十七八歲，生得人物清秀，就如花朵一般。明明有人，為何再問不出？」趙媽媽道：「若問趙白，莫說外姓沒人知道，就是我老身同一趙姓，也不知道，就到家譜上去查，也沒個趙白相公。又執定有人，難道是說謊。此中差錯，有個緣故。」司空約道：「有甚麼緣故？求媽媽見教。」趙媽媽道：「待我說與你聽。」只因這一說，見面勝似聞名，聞名又不見面。不知後事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